

北平慕貞女中學生自治會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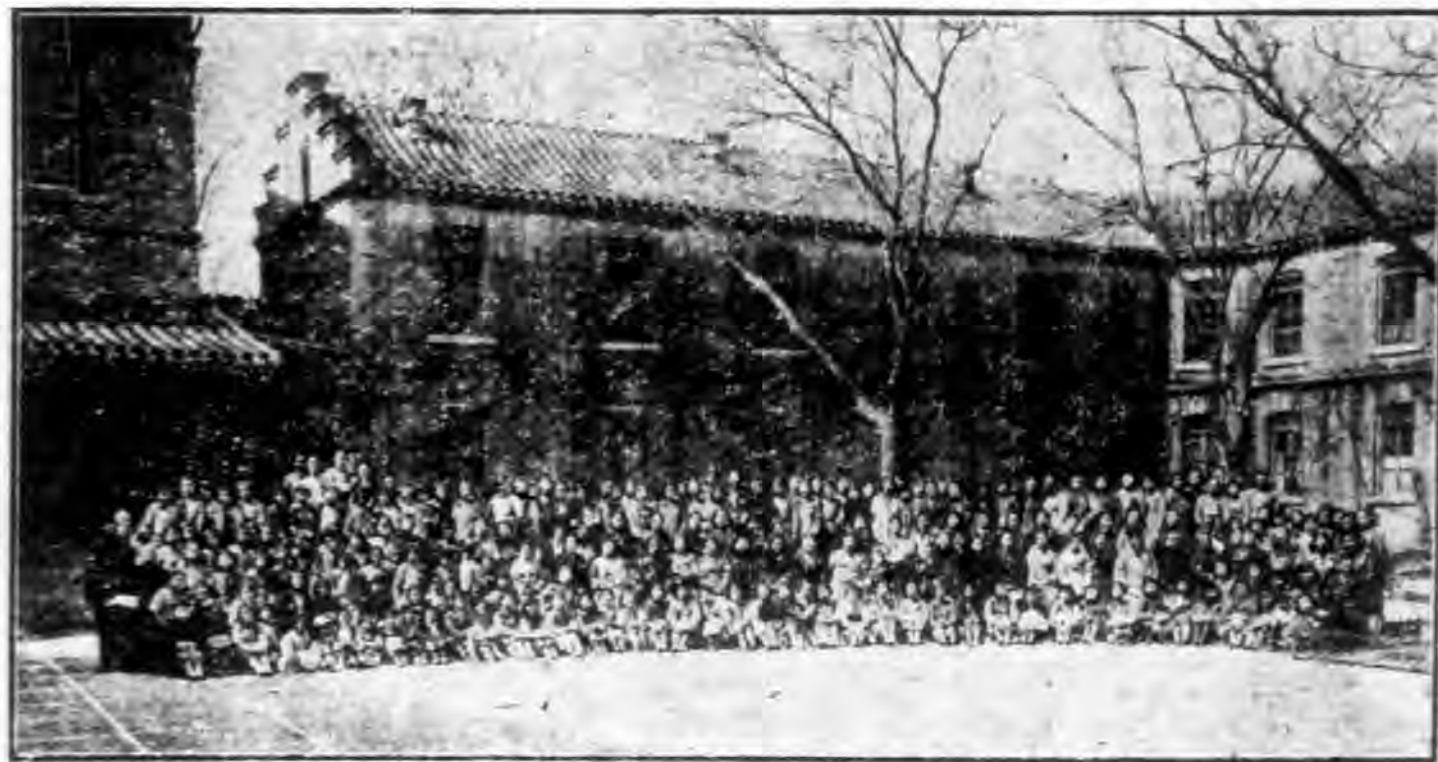
慕貞

第二卷 第三期

半月刊

日六十月四年五廿國民

本校六十五週年紀念日全體師生校友合影



本 期 要 目

評 論：	對本校慶祝會感言..... 白希俠
	「女子回家去」之我見..... 李國恩
	祝緞與國難..... 憂思生
料理店：	酸辣堂漫話（續二）..... 失 處
雜 俎：	對於庚子慕貞逃難的一片段..... 白希俠
	慶祝朱校長大會紀事（英文）..... 賀靈雲
	李品華
講 演 詞：	賀慶大夫講詞..... 賀靈雲
	陳寶禾夫人講詞..... 倩 茵
	曾秀香女士..... 白希俠
會中花絮（插圖二）	慶祝朱前校長八秩大會誌慶..... 馬金福
	倩 茵
校 聞：	三則..... 倩 茵
通 訊：	校友來函..... 高君哲
啓 事：	二則..... 肖 琳
編後記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評論

對本校慶祝會感言

西哲有言曰：「不種就不能望收」，這是至理名言，任何人不能認為無理，天下事沒有不勞而獲，坐獲其成的，自沒多大意味，而也沒有多大成功，惟有吃盡苦中苦的，方知甜上甜，這話實在耐人尋味。如本校四月一日會中盛況，即為一種比例，各部工作，無一非雙方並進。師長同學全疲乏已極，而在無精神之間，確得着了一種得意的微笑，這就是莫大的甜味，永遠存在嘴邊，嚼之無窮。所謂甜味也就是莫大辛苦的成功。

本校之遊藝會分兩項，首為音樂會，計中堅節目，多為本校歌詠隊擔任。來賓及同學對此會甚表滿意，及贊成，而歌詠隊人員，亦自決幸甚，惟「不種就不能收」是銘言，是成功之路，自然歌詠隊此次蒙贊美，也是由於種而來，所謂種者，即為歌詠隊平日之練習。時間為每禮拜兩次，遇有要時，尚要加緊訓練。在隊員平時不可無故請假停止練習。請假時非經導師之許可，則以曠課論。歌詠隊中向以嚴格為目標。師生中間，同以努力為目的。故每於訓

練時間將至，則琴聲箏聲，隊員連袂而至矣。每次為一小時，應用時間，為本校之紀念週，及週會時。

有音樂天材的，自可盡力發展其天材，及羨賞音樂意味。

歌詠隊所學歌譜，皆為世界名歌，及近人傑作。向以不畏難為目的。即如「天鵬的朝歌」為一四品歌。時間錯綜，品級之多，實難相合。而同唱歌節拍不亂，聲字輕重可聽，實如三五個天鵬，共鳴於霧散朝晨裏，雅可動人，再以獵人之合唱，亦可稱為傑作，此歌為三品歌，於渺無人踪之秋色荒山中，獵人狩獵之匆忙，由每個歌詠隊員口裏畫出一個獵者的圖畫來。同時三十五個口齒之張合，恰似一個人。所以下面來實說：「妳們的嘴張合，很美麗的。」

至於他如「微微風」「偉青年」「薰風」及「我知一崖」。唱來亦甚緊湊之至，常老師及王女士之獨唱，及二人合唱亦甚佳，周女士之大提琴獨奏，可稱獨出傑奏，奏畢

，於久染歌聲之耳鼓裏，經周女士的提琴聲，實喚起賓客們的精神不少。同學皆欲其再奏一曲，惜時間未為許可。

此會可言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然而我們是肉人，不是封神榜上的神仙，無神通可顯，而我們所顯的唯有我們的用功夫及精神及先生的指導之得法。

我們所謂的「種」也是同學的努力，犧牲時間，自強及教員的領導得法，才有前日的收穫，惟望同學們多多努力。

「女子回家去」之我見

一切社會現象都隨着社會組織為轉移，在某種社會組織下認為合理的，在別種社會組織中就以為是絕對要不得的。比方說，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中，認為私有財產制是最大的罪惡，絕應廢除；而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裏，則認為神聖不可侵犯，頒布各種法律以保護之。這是說明客觀條件是有決定某種現象合理性的；當然其自身主觀上也自有其合理的必然性。婦女問題是社會現象之一，她們是否應當回到家中去，又是現在婦女問題的核心。由於前而的說明，我是根據下面兩個原則來說明我對於「女子回家去」的意見：一，是就我國現狀下來探討，一不是說蘇聯的婦女，二不是說百年前我國封建社會下的婦女。二，再由婦女本身來論斷。

自五四後，婦女解放運動迄今未止。是的，我們不能

歌詠隊之分級，向分三級，第一高聲第二歌聲，及次高聲，每部皆十數人。

新劇（以身作責）演來各有各的身份。許隸芬之老學究酸溜溜的子曰：「於君子惟小人難養也。」男女授受不親，真要將人笑破肚皮。張恩榮之老媽，辨象維妙維肖，實描寫出一個鄉村中農婦之心理濫法。王文敏之地痞，狡猾無賴，傳神阿睹。他如家人，小姐，少翁，皆有相當之傳情。

李懷恩

否認，從數千年舊禮教壓迫下解放婦女，使她們也有獨立的人格，自由的意志，是一種偉大的工作，同時也是時代要求的工作。不過，我們要認清，解放婦女云者，是把束縛她們的舊禮教的羈絆打開，與男人在人格上爭平等自由，要打破昔日的「三從四德」，「女子無才便是德」……等，剝削婦女幸福的倫理觀念。總之，婦女無論在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不再做男人的附庸！使「男子」「女子」在社會的構成上視為宜。我們不能認為「賢妻良母」是一個腐敗的陳詞，牠包含着絕大的真理。就對於社會國家的供獻說，「賢妻良母」的女子並不較少於她的偉大的丈夫。良好的家庭環境，家庭教育，不但是家庭中個人的幸福，牠對於國家社會也有相當大的影響；「賢妻」能使從事於事業的丈夫，免掉他的「家累」之感，使他精神專注意

於其事業。這樣，其事業的成功，絕不應單純的認爲是他一己之力，「賢妻」的潛在的力量，也絕不應否認的。這何異於她親自去從事該事業呢？對於子女的教養，這更是一種偉大的工作。他直接影響於兒童的前途，間接影響於民族的盛衰，國家的興亡。這非說大話，我國古時之賢哲偉人，其得力於母教者甚多，孟子岳飛是其好例。所以我認爲在我國的現狀下，女子「回家去」是應當的。但須注意，「回家去」並非仍喪失其人格地位像舊時的女子，也不是去當廢辱的少奶奶老太太，乃是做「賢妻良母」去！不過，也須有人懷疑，女子既應「回家去」，那麼，何必要受教育呢？這種觀念實大錯誤！女子受教育乃是準備她將來負擔「賢妻良母」的責任的能力，她們若沒有良好的品格，豐富的知識，請問妻何以能賢？母何以能良？

以上所述乃就一般女子而論，至於其個性特殊者，應聽其自由發展，社會不應加以人爲的阻力，這樣也不失男女完全平等的兩種份子。但是，我們不要誤會爲解放婦女是應由家庭中把她們「解放」出來，使她們放棄家中一切應負的責任，而在社會上與男人爭一日之短長，似不如此

祝嚴與國難

我鄉有句俚話，「幼時看父敬子，老年看子敬父」，雖屬街衢巷里之談，竊以爲含有至深至遠的世故人情。譬如子不肖而傷及尊親的體面，雖壽比南山，亦不值一祝；

婦女就未曾解放，因爲有這種偏見，而近來又有人倡「女子回家去」的口號了。喊此口號的人之真意，固不得而知，但是我認爲這是應當的事。

在家庭制度沒有廢除的現在（他是否應廢除，仍是個待決的問題），無疑的，婦女是家庭中最主要的份子，沒有她，家庭自無由構成。我敢說，在我們目前社會情形中，婦女離開家庭而從事於社會事業，並非絕對必要，因爲我國各種事業，不患沒有男人去做，有好些男人都鬧着失業，婦女何必再加進去競爭？致增加社會問題的複雜性。就女子本身說，又因種種生理上的關係，從事於奔波勞碌的社會事業，不可諱言的，是有各種不便；最明顯的就是妊娠，生育，和兒女的看顧教養等，這都是她們事實上勢難避免的責任，而爲她們去到社會中的天然障礙。何況再加她們的天性大都：胆小，意志薄弱，心胸窄隘……，這些，對於從事社會事業的人，又最不合宜。反之，女子性情大都溫柔，聰敏，慈愛，細微，這些，對於家事的處理，兒女的看顧教養，都是天賦的美德。女子主持家務，天生最爲合平等的意義。

——憂患生——

如尊親富而且貴，則一出母胎，即有人愛戴，敬仰，姑不論其成能成人。瞻顧世態，莫不如此。非特如今爲然也。按情理說，近幾年來，國步維艱，大有如水益深，如

火益熱之感，全國的志士仁人都應該以國事爲念，摒除無裨時艱的勾當。使民衆的印象，深深的瞭解我們的救國，不是口頭的，而是實質的。然而不然，越是風雨漏舟之中，什麼歡迎，歡送，歡宴的醜劇，演得越多。不論事實上，是否有此需要，凡是某人之來去，行止，都得加以狂熱的表示。（對外不論）懸旗結彩，夾道歡呼，甚至函電交馳。試問這有何用處？不是空耗國帑嗎？救國，爲國奔忙，是國民應盡天職，何況他是偉人？他如了解他的職責，不該受此虛榮，我如無求於他，更不必如此表示。須知，國事不是私人的來往，實不必作私人之迎送。這是我們旁觀者對於時下偉人的一點諫議。我們的國難是大家的，如在救國工作上，一分寶主，恐徒禍國而毫無補救國也。

其次，便說到「祝嘏」這件事。古人說：「百年壽之大齊」，人，自然不論貧富貴賤，都不愿天亡，都愿意活個「高壽」。君不聞秦皇之求不死藥乎？漢武帝求過仙，唐憲宗拜過佛，梁武帝更曾作過和尚。貴爲至尊，還有這種夢想，何況凡人。不過，他們儘管求仙拜佛，不知怎的從未聞他們的臣子爲他們祝嘏。所以，我們在歷史上，傳



說上，除去「八仙慶壽」之外，「祝嘏」這個名詞，彷彿來得陌生些，新鮮些。在清末的時候，朝臣爲給慈禧皇太后祝嘏，修了一座頤和園，總算是禮物够大了。結果，海軍軍費被提用一空，釀成國防上無窮之後患。民初的時候，一般官僚，爲了牢籠輿運動起見，亦頗有藉此而作政治活動的佚聞故事。北代告成，腐風被革命新氣一滌無餘，一時全國上下，頗有清明之氣。所謂「與民更始」的國民政府，在野夫樵叟的謳歌裏，處處可以聽見民衆的擁戴口吻，不期，過了不久，這種口吻慢慢的隨着政治之官僚化而轉變了。由擁護而入於唾棄，民衆一也何以前後不同？我們知道，原因中之一，便應該是這種與迎，送，實質相同而名不同的「慶祝」一類的事了。

夫價此國難時期，國恥重重，到了「雙十節」尙不事舖張！何況一人的壽辰。退一步說，如會爲國爲民盡過心力的黨國元勳猶可以此一表懋其殘年。如爲喚起「天下父母心」注意教子成名，以享福祿，也無不可。惟有仍襲官場舊習，在上者藉此以安撫其內向之心，在下者藉此作獵官之階。則未免不近情理矣。



料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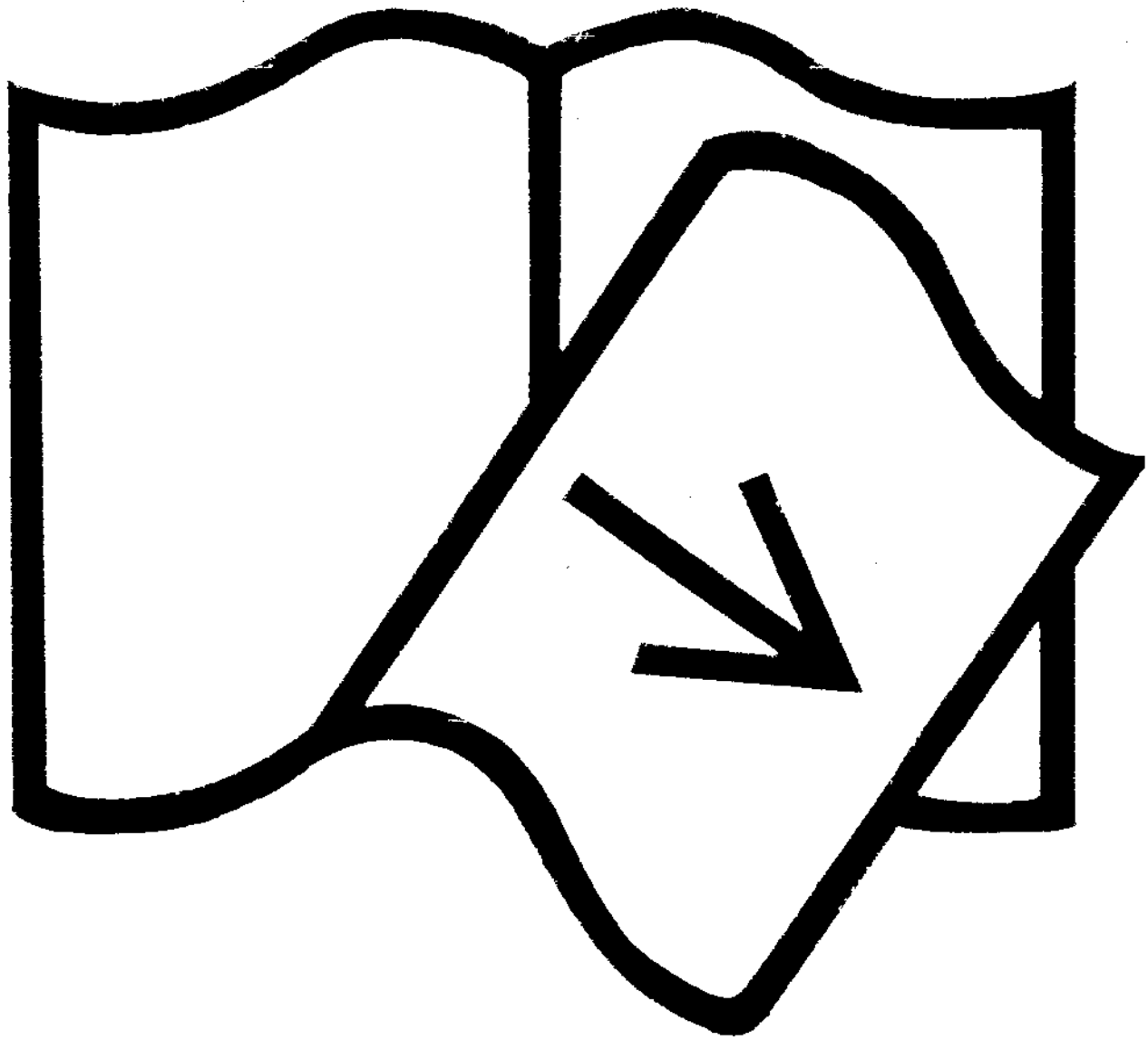
酸辣堂漫話(續二)

失 名

△心，不但人，凡是有機物都有；然而却有莫大的區別：有好心，有壞心，有黑心，有冷心，有熱心，有粗心，有細心，有良心，有慈心，有恨心。這心雖然是一個，實際上相差有天淵之別，霄壤之分。所以，古人說：「從心所欲」，「人心隔肚皮」。又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是半點也不差的。當年，陳宮如果見了曹操的「人面獸心」，決不致遭他的毒手。那麼心的難知，也可見一般了。我常聽人說，「知山知水不知深，知人知面不知心」，便聯想到一個的心真神祕得難以推測。分明嘴裏說得是這個，心裏偏要是那個；嘴裏掛着「神符」，心裏懷着「鬼胎」，因此心地黑暗，世上不知添了多少罪惡。古人很重心義。以兩人互知為「肺腑之交」，或「推心置腹」；更說：「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其實，世上的心沒有相同的，一個人長着一個，同床的夫婦尚有異夢的時候，何況其他？

△罵人誰也免不了。縱然有軟罵，硬罵的區別。人當憤怒時，不消說罵人便是唯一的洩憤方法。依我的考察有

種種不同，譬如鄉愚與京婆子，衝嘴子不同，男人與女人不同，文人與武人不同，拉車的與店夥不同，作大官的與當差的不同。像什麼「媽那把子」是東北丘八爺的口頭語更司空見慣了。張嘴罵媽，合嘴「姥姥」長，姥姥短是老鄉們的家常便飯。至於京婆子衝嘴子花樣就太多了。如「廢物」，「廢物點心」，「混賬」，「滾且」等等，還比較好聽。若「混賬忘八旦」，「裝孫子」，「不是東西」等等。則野蠻得不可言喻了。次如女人對罵多半是「賤老婆」，「賤女人」，「找漢子」等，再則不然就是指柳罵槐，指豬罵狗。男人對罵，沒有不涉及「媽」的。如媽長媽短，奶奶長奶奶短，常出於下等社會及軍人的口吻。若夫文人之罵人則迥異於是。所謂「罵人不帶穢字」，客客氣氣的冷譏熱嘲。明知道對方笨得如牛，偏說：「高明」，明知道人家懊喪不高興，偏要「打哈哈」，「開心」。它如孔明之罵王朗，牛鼻之罵金兀朮，賀后之罵殿，皆未嘗破口大罵，但無不入木三分。是以幽默態度罵人，更甚於漫罵也。



慶祝朱校長大會紀事 (英文)

李廣華
編譯

CELEBRATING MRS. TEWEL'S EIGHTIETH BIRTHDAY AND GAMEWELL SCHOOL ALUMNAE DAY

It seemed to be a great and joyous day for everybody on April the first, at least, it seemed so for all those in Gamewell School. Even Mother Nature tried to help celebrate. She kept everybody busier and more excited by loading us with her famous "Peking Dust."

Everywhere, -dormitories, main buildings, classrooms, and campus, -were extremely clean and in good order. If one stood on the campus she would see the bright colored posters, bearing welcoming slogans, pasted on walls, trees, and everywhere. On the flagpole, our national flag and school flag fluttered and waved proudly in the air.

As one entered the school gate, one could see here and there Girl Scouts and ushers all wearing red flowers and red silk ribbons.

At ten o'clock in the morning, the beautifully decorated Assembly Hall was full to capacity Young

and old, foreign and Chinese all gathered together in this big hall to celebrate the eightieth birthday of Mrs. C.N. Tewel, one of our former and most loved Principals of Gamewell School. Mr. Cheng Nai Ch'ing, the Present Principal of Gamewell School, acted as Chairman and announced the three Purposes of this celebration, namely: celebrating Mrs. Tewel's eightieth birthday; celebrating the sixty-fifth anniversary of Gamewell School; and lastly, celebrating the reunion of Gamewell Alumnae.

Mr. Cheng, then introduced the following speakers of the morning session, and they were: Dr. N. C. Hopkins, who had helped Mrs. Tewel in planning and building the present Gamewell School buildings; Mr. Lee, who had been one of the first and earliest workmen who had helped to build our school; Mrs. Chen Pao Ho, who is the oldest of Gamewell School alumnae (1883) and who is now se-

venty years ago; Miss Tseng Hsiu Hsiang a Gamewell alumna of the class of 1915; and Miss Maude Wheeler, one of our former principals.

In Dr. Hopkins' talk, he told us of Mrs. Tewel's wide knowledge, lovable and noble character, as well as ableness in doing everything she tried to do, We indeed admire Mrs. Tewel's brave and God-loving spirit,

The next speech of Mrs. Chen Pao Ho's was very interesting. She told us about her student days in Gamewell School fifty years ago. In her speech she told us that Mrs. Tewel was not only an able leader and teacher but also a lovable mother to all her students.

Miss Tseng Hsiu Hsiang next told of how Mrs. Tewel took charge of our school in her days as well as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Mrs. Tewel who is now living quietly with Miss Gilman in America.

At twelve o'clock the alumnae and the whole Faculty and student body gathered in two big rooms for an informal luncheon which took the form of picnic. Each person was given a bag in which were

bread, meat, eggs, fruits, and candies, etc. After lunch a group picture was taken.

At two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a most delightful concert was held in the Assembly Hall. It was indeed a great treat for everyone who heard it as never before was there such a chorus so well trained. The two songs sang by the Faculty were met with great applause. They certainly did their parts well; This was followed by a comedy, "以身作则"

Following the afternoon programme, a basketball match took place between the alumnae and the school team. By this time the terrible dust storm had subsided and a fair chance was given to both sides. The game ended in favour of the alumnae, though the score was very close.

An exhibition on hand work, drawings, and embroidery was admired by all. By five-thirty the guests began to disperse. Thus, a great day ended, happily and joyfully for all;

Ho yü Luan

Li Ch'ing Hua

(Senior II Studente)



講演詞

賀慶大夫演講

賀雲鸞

這個題目很大，論到華北教會，我們不能不提到幾位捨身華北教會的人，實際說捨身華北教會的人，不勝枚舉，然而特別是這幾位的品學及一切都能不但感動我自己也能感動別人，我們想到創造教會真是不容易。

這本特刊上幾位慕真的校長我都認識，現在我先提到這本特刊以外而於華北教會有關係的人。

1. 章校長的父親——我看見了章校長便想起她的父親來，他溫柔的面目，使我永不能忘掉。

2. 其餘如劉牧師——他們所盼望的就是能把主的「愛心」傳播到各處，所以他做華北監督時，乃以此盼望而努力。

現在我再提慕真的這幾位，她們唯一的希望要改良中國的風俗，她們不贊成傳教，當年纏足之風很盛行，人們都以爲不纏腳那裏能得着婆婆家呢？她們決定凡纏腳及訂婚的學生不收，因此許多女子得了解放。

論到朱太太我想起聖經一句話：「你們出去是要，看吹

動的蘆葦嗎？」朱太太不是那樣，她有學識，有見解。

庚子年慕真許多學生處於生死不可卜測之地，朱太太肯以自己本身生死不顧，堅要學生同去英屬府，因此百餘學生得以不死，由此可見其見解之高超，當我們回到慕真時，院子房屋盡成灰燼，一無所餘，我們開始畫好樓樣子，一九〇三年校舍建築告竣。

朱太太對學，品，是一樣重看的，她說：「學品不能並重的人，不啻是廢物」。

朱太太對管事是專制的，這也是因時制宜，當時「專制」，「嚴厲」確是教導學生的法子，假如敘律王尙在的話，她一定要

她不尚修飾，不爲制度所束縛，常着樸素之衣服，如有宴會等情，她的服裝也稍爲之更換；不尚華美的衣服，也可謂其天性。

現在她自己有一所房子，生活很安適，她所盼望的「你們所得的要超過世界所給的，造成一個真實的天才」。

一八八三年老校友

陳寶禾夫人演講

倩茵筆記

「按陳寶禾夫人，原名李賽拿，為本校一八八三年之高材生，現在已七十，然精神矍鑠，語調清朗，尚如中年，朱校長生辰日，夫人演講，條理清楚。且語頗滑稽，及容述及前五十餘年吾校之情形，尤為我輩應注意者。」

我站在諸位同學面前，是一個小孩，這句話諸位聽了不要笑，因為我的年紀雖比你們大許多，而知識和學問却遠不如你們，我講的些話也祇是些俗話而已。

我初上慕貞時祇十二歲，那時念書的女子很少，所以學校裏一共才有二十多個學生，現在那二十幾個同學多半已沒有了，而上帝的恩典還能留我活在這世上。

前五十年朱校長在校時我祇十幾歲，當時校舍共有三間——一間書房，兩間臥房。一星期內是念書時少，玩時多。那時的課本多半偏於宗教的如：真理問答，聖經誌要，聖教問答，等，新約是天天必須背的，我那時也背到默示錄了。其餘課本如天文淺說，地理誌略，算學問答等。那時的學制是無所謂幾年畢業，到了十八歲便不許再念了。每個臥室有一個「管人兒的」，她也是同學不過年歲大點，他的權利是可以管我們，義務是管縫洗我們的衣

服及給我們梳頭，並管屋內一旦事情。

朱校長是很注意道德方面的，願把道德深入人心，與外常與我們講解關於道德品行之修養，課外及星期日有許多種集會，每天有晨會，研究討論各人之長短處，因此教員與學生異常親近。

朱校長為人極使人可敬又可親，她剛到北平時要學「官話」，我們都願幫她，她管我們常和母親一樣，每星期一察身體之清潔，星期三查衣飾之清潔，然後發針線。

當時我們可沒有「遠足」，沒有「旅行」，若我們做「本分」做得好，朱校長便帶我們上城牆去玩，那時我們最高興的事了。

到我十六歲那年房子已加多，同學也有增加，三五成羣或在院內或在屋內做禱告，或唱詩，這些工作都是朱校長領的，因此我們和她很親近。

朱校長創立慕貞是不容易的，我在她在天津立學道院時已過了十八歲便去幫助朱校長，她因了大病回國休息一年，以後仍回慕貞，因學生已經多了便興工建大樓，那時我已和陳牧師過日子，（夫人言至此，略為姘姘，全體大笑）此後的事情是不大清楚了。

朱校長的事蹟，諸位同學雖然知道的不多，但我應該紀念她的光陰，心血，學問，是犧牲於中國的，現在的慕貞學生出來許多人不是她所喜歡喜的，她現仍很關心慕

一九一五年校友

曾秀香女士演講

朱前校長苦心經營

當時慕校學生生活

今天我非常榮幸，能參加今日重大的慶祝典禮，記得在一九二八年我與朱太太一同住了兩星期，在我要走之前，朱太太曾一度的不高興，當時我就問她，「妳為什麼這樣的不高興呢？」朱太太當時回答我說：「我很願意明天同妳一同上船到中國，在慕貞學校看看我的學生，但是我現在願將我的愛代到中國」。

同學們要聽慕貞校史，我先述說一些朱太太的人格，她這人真是特別，我們先說她：

1. 她是一個瓦匠，木匠，在那時秋天我們來的時候，只有一個房子，吃飯時也沒有飯廳，很簡單的，就是每兩個人排在一起，一手拿着盤，走到今日的十號禮堂中，其中有一個人給盛飯，一個人給盛一下熬白菜。然後再給又上一雙筷子，然後雙雙退到陽光下蹲着吃飯。朱太太如果

貞，所以她誠然是我們的老母親，因她我們應當歸榮耀與上帝，差他的兒女來。更希望每個青年心內都有耶穌存在着，生時是他的學生，死好在他的國永遠安息。

——白希俠——

知道那房東西破壞，立刻自己拿着錘子收拾，直到收拾好了為止。

在每天睡覺時她自己開過道的窗子，每個學生宿舍的窗子也非得開開，以後因為同學們有的不懸開的。所以朱太太叫木匠來，將門上下全鋸下一塊，為的使空氣流通。

2. 朱太太是管理員，在夏日將過秋日方來的時候，朱太太總是自己背着袍裏從海關到尊化，一站一站的接學生，有時坐驕車，在她要起身之前，早已給各地的牧師寫信，請他們幫忙，在那時學校中學宿費全不要，書也是學校發用，惟獨有些（小學生）小玩把豆子將書弄得非常之破，所以朱太太每禮拜六要檢查一次書，因此我們的書皮也倍加小心的運用。

在那時我們這些年輕的小孩子，總是愛破的，每每破

覺着餓的飢荒。那時廚房有個廚師。我們全稱她陳大嫗，每天等廚房煮完飯後，便到廚房中與陳大嫗要米湯汁一盤。鹹菜一塊，爲的是解一時的飢餓。

3. 朱太太是好護士，那時學校看病地方即爲今日男教員休習室地方，同學們多稱之爲小藥房，如果一經有病，就得吃草麻油，吃完不管多麼難過，還得請安道謝。有一年尊化鬧傳染病，非常利害，當在秋收的時候，尊化的菓子。收成的都很不錯，所以每個人都要帶些菓子回學校，朱太太因爲知道那些菓子如果吃了以後，也許會因此而將傳染病帶到城裏來，所以朱太太將學生們所有的菓子從火車窗子向外拋，同學們被她拋棄的菓子不少。但是仍有許多人帶回來，朱太太仍然每天查，那時的學生所想的壞主意也不亞於現在，她們那些學生被檢查時知道朱太太從東邊來，她們從西邊跑出來。再有的同學房中如果有菓子，朱校長檢查時。甲同學則將菓子給與乙同學拿去，至終朱太太無法，將這些菓子一齊收來。煮熱加白糖給我們吃了。

那時每個禮拜六要檢查學生耳朵及頸子，那都是必須要乾淨的。

每禮拜六晚間，學生們不上課，總是喜歡多作些針線活，可是又怕查出來，因爲安教士的書房與我們宿舍離不遠。而且她的窗子永遠開着，看見誰沒息燈睡覺，此日非告訴朱太太不可，所以我們晚間如果要作針線活時，將大被子掛於窗子上，再不然將小燈放於土筐中，那時我們作

棉鞋，次日尙想要穿新鞋。可是連鞋幫還沒作好，只好連夜作，不料燈倒了出來，將棉花燒了，我們敢快將燈吹滅，安教士聽見了，問了半天是誰，我們一個也不敢言語的睡去。

4. 朱太太對於宗教生活，我們那時完全是基督徒的，每個禮拜日都得作禮拜去，在沒去之前，我們就有個好玩的地方去玩，所說好地方也就是今日的西院子，我們幾個孩子手裏拿着繩子到西院跳繩玩，有的人尋風給我們眺望，看見朱校長來叫三聲，這是我們的暗號。有一次我們幾個人玩，叫朱太太給看見了，腳快的同學已跑得無踪，藏於坑洞中，止有跑得慢的同學總是要讓她抓着，那次就是有個胖點的同學她跑得慢，所以就向小房跑，結果給朱太太抓着，朱太太說：「小五小五！」

其餘玩法就是我們所叫的黑白人，大刀會，每人拿兩支破鞋，鞋心謂之菜，鞋面謂之包。以後我們就稍微的學點體操了，體操教員是文太太，她總教體操時說：「One, two, three」那時她還沒結婚，她丈夫姓文是個禿子，所以我們借着機會總說文禿 文禿。

朱太太對我們小學生叫小痘痘豆子，小的一來學校時總是想家，愛哭，朱太太沒辦法，每禮拜六請家長來看望，大學生出外買東西時，有洋奶奶跟着，如果有時大學生家長來時，小學生就去給叫人揚路得，如果大學生將結婚時，朱太太必叫去談一二小時，表示很親切的，到如今我不知道她們說些什麼！

那時我們的生活非常簡單，我們所用的文具無非是蠟筆及石板，有一次晚間上夜堂時，有個小學教員，總喜歡說學生，說起來沒有完，這天又該是她看夜堂時，小豆們集合一起說：「如果果她今天還是說我們沒完，我們也說好了。她就沒法辦我們，所以那天晚間，果然她說我們時那邊小豆們也大聲言語起來，等她走在那邊這邊同學又大言談起來氣得她沒法。」

5. 朱太太有治家能力，經她交出來的學生，都是治家很得法的，而且對於經濟的預算，兒女的教養都有很好的成績，這不能不說朱太太是個有治家能力的人。

6. 朱太太的現在生活，她每天六時起牀，七點鐘就要吃飯，朱太太同安教士住在一起，安教士作飯，飯後朱

太太洗盥等，以後看花澆花，十點多鐘，她就要休息，下午安教士又預備飯，她又洗盥，一點吃飯後，又去休息。有時她看望朋友，我同她去過，她所看的朋友，都是老不可言的，朱太太常捐錢給她們，現在她的錢很難，她總是精勤。安教士比她豐富一些，幫助朱太太的生活費，她已將養老費贈給楊教士，德教士，安教士今年七月十五為柴旬壽辰。

今日慕貞有這些同學，是由許多人的心血努力而來，我們應如何紀念她們？朱太太喜文學，道德，中國今日道德人格皆已破產。惟望在校的同學們要抱着人格的修養，道德的栽培，向前發展，若不然的話，虛空的虛空，我們不能得着什麼？





會中花絮

慶祝朱前校長八秩大會誌盛

馬金韞

……望不斷馬龍車水
……辨不真燕語鶯聲

○情景融和的校園裏，充滿了歡樂
欣快，來賓學生穿梭般的往還着。從
牆上的標語，和互相的接談，一切形

式上便能斷定這是在開着一個盛大的祝壽會。校門上斜架
着兩個大旗下面，出入着帶了紅花的人們；面部浮着笑容
，精神煥發，忙着招待和介紹。內層校門外面，嵌了一個
紅綠相映宏大的門欄，儀式上顯示了這盛會的概念。

風輕撫着門外空中橫欄路口的紅額，斗大的黑字，鮮
艷奪目。整個胡同塞滿了人力車，汽車，，平素幽寂
寬廠的街道，今天反而格外顯小起來；幾乎不能再容納多
些的參加者。門洞的地面，光亮起來，泉湧般的人羣，絡
繹的進到院子。這時會客室管簽名的職員興奮的忙起來。
少年中年老年的校友們都到那裏寫幾個字，這手續完了後
，領得一枝花，便帶着笑容，目光四處穿射，尋覓她們的
故交和新朋。剎那間，一個靜闊的美境裏，處處起着笑語

的波蕩；忽低忽揚，混成一片。有的挽着手臂，高談互問
；有的凝神靜立，四語輕唱；正和林間黃鶯的清啼，起了
和諧的節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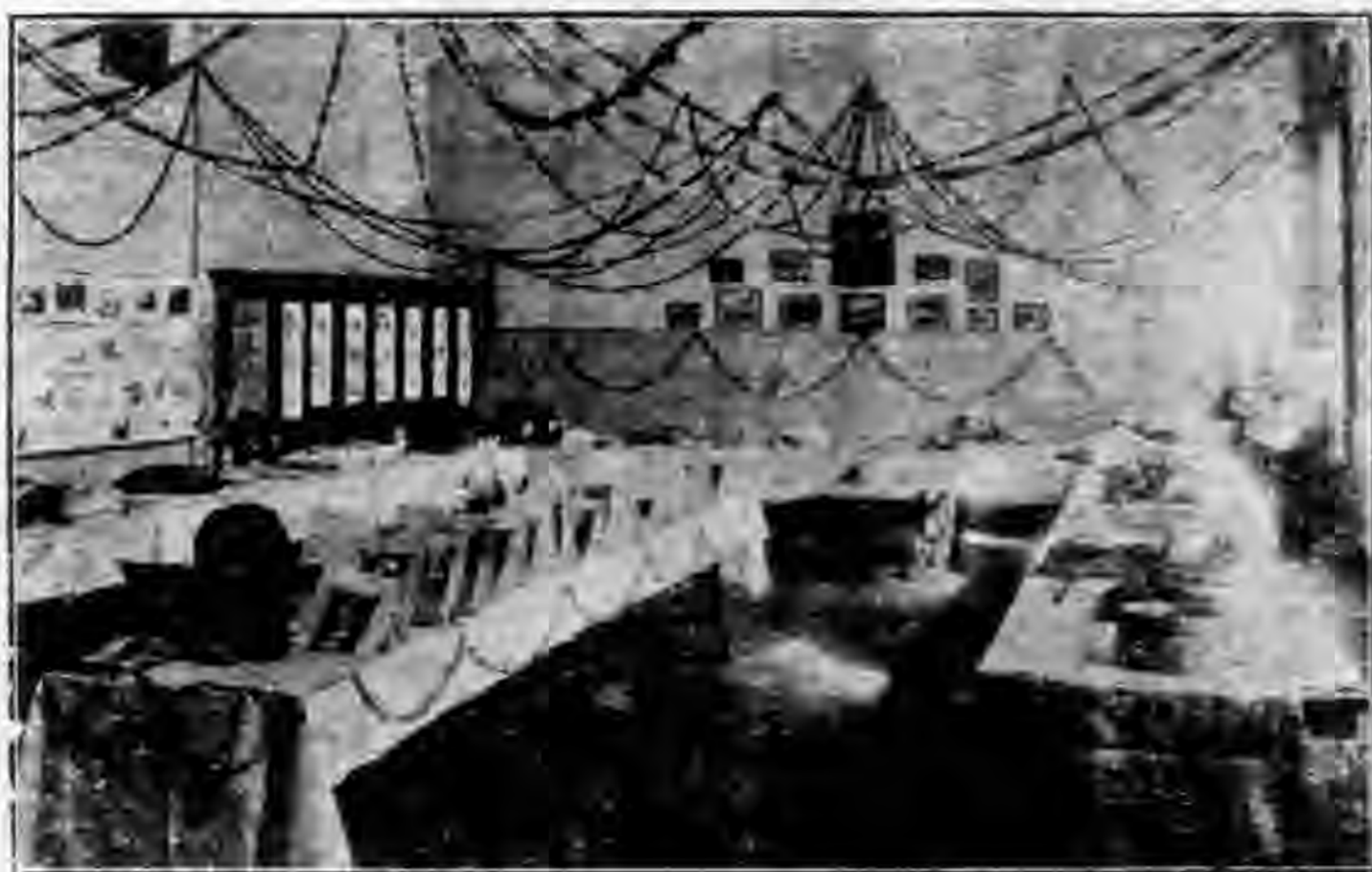
天色從殷紅擴散到碧青——，漸遮了灰雲，暗淡陰沉
了，時鐘啓示了人們的感觀，鈴聲拽着悠長的聲音響了。

○煊赫華麗的禮堂，吞進了數百校
友來賓學生，照例的儀式完後，
賀慶大夫龍鐘談往事
寶和夫人嬰鏗活當年

○由校長介紹了台上坐着的一排鬚
髮斑白的老者——賀慶大夫，陳寶和夫人，曾秀香女士，
牧師，朱校長建築校舍時的小工——演講開始了，首先的
一個，賀慶大夫叙述朱校長的事略。他態度沉着，面色莊
嚴，操着不流利的京話，叙說故事般的講了一篇令人感動
的事實——朱校長是個不為世俗所縛的人，有堅毅的精神
和高尚的理想。當嘉貞經拳匪亂後，變成一片瓦礫，她鼓
起了餘勇，茹苦含辛，慘淡經營，以發展教育為己任，建

築了一所高大的校舍，訓練着一些剛得求學機會的女子。她是偉大的，有道德的，他——賀慶——當時和她一同測

本 校 慶 祝 會 勞 作 展 覽 室 之 一 瞥



繪着營造這個校舍。他樣子始終靜穆，直到講完這段使他似有所感的往事。繼着從掌聲中踴躍到台口的是慕真的老校友——陳寶和夫人，她比做手勢，口吻談諧，雖已年衰，

但這一段歷史的回憶，竟已喚回她些許的昔日童心來，她對牠有滿意的光榮——她的學生時代正是中國婦女教育

剛萌芽的時候，學校不過是個家庭的變態。讀書簡單，校規生活也簡單，書本仍免不了千字文百家姓。讀書的目的，不過是只求認字而已，談不到什麼希望成就，因人數太少的關係，學校得以盡其看顧的週到。朱校長，她揣測透了那時的社會心理，施行了她的熱血中的理想——使求學的機會普遍到剛從夢裏醒過的婦女在——寒暑假期中，無論遠近的學生，都是親自接送，這或者是為了使學生家長放心。平日她們的言談行動和個性，她都在關心着。她這樣不顧自身以待人，也真是所以偉大令人可敬的條件。她在那女子被低視的時代裏，訓練給她們以紀律化的性情，充實她們對環境的應付，建造責任心。那時時代的潮流，似是不允許這些個，但她認清了一切，排除困難，發展她的理想——寶和夫人是慢騰騰的沉入回憶的吐着言詞。從她段段事實的敘述中，詞意間充滿了她——朱校長——是爲了替女子謀出路，絕不惜自己身心的犧牲——當她停了講演回到坐位時，全屋仍在保守着嚴肅的尊敬。接着便是曾秀香女士敘述着和陳寶和夫人大同小異的學校生活，曾女士時代的情形，已有點進步了——她們求學的價值她們已經比較以前活潑淘氣多了。朱校長是具着愛護管理督促誘導的方法，從根基上，鑄造充實着她們。

這幾個敘述講詞，洵圍幾百個人都受了感動，起了敬服讚嘆和幻想，在一個同情心境之下閉了會。從會堂出來，却發現了天氣的轉變，在風沙飛揚的院子裏攝了影，便都聚集到飯廳裏去了。

數百來賓苦彈飲……
三千弟子樂果腹……

幾個大籃子邊的掌管人，在人際分送着每人一份。一個暗淡的小飯廳裏圍了個水洩不通，站着的坐着的蹲着的各樣情色不同，一面吃一面笑，校友中或是舊雨重逢，或是新交方契，談笑，爭鬧，樂成一團。『人逢知己麵包少』是一點不錯的，有的自己的吃完了，還故意吵着不夠，於是便互相爭奪起來。幸而預備的很充足，不然豈不要鬧起『麵包』荒來。分食物的一面顯出驚奇的顏色，一面忍不住暗自發笑，『小姐們的胃量怎麼這樣的大啊！』她們低語着。

來賓們被請在另一個屋子裏用飯。因為主人是西人，所以食物裏也有點西餐裏的東西——牛肉——來賓裏有幾個不吃牛肉的，便皺着眉頭，現着很失望的神情嘟囔着：『設若換成薰魚，那是多麼好吃呀！』言下頗有『彈飲歸來兮，食無魚』之慨，可是赴着人家的筵席，是處在客的地位上，不能吃，只好不吃，却也無可奈何，只有作一次桓公食客了。

飯後都隨着友朋到處參觀，正在此曲只應天上有……談得高興的時候，忽然從風吼中鈴聲人馬那得幾回聞……

傳遍四圍，第二次上樓坐下，禮堂的佈置，較上午更換了一點，牆上貼了開會秩序的項目。歌詠隊的幾個調子唱過，便是幾位老師，安閒的走到台上來；未曾開口先一笑，下面的掌聲讚聲便震心的響起來。尤

其在校的學生們更都屏心凝氣的靜等着享這個耳福。但出人意外，幽揚頓挫的歌詞，可惜隱約在琴聲裏面。聽不清楚。都在莫明

其妙了，那麼些人的合唱，聲音會這樣的小？寧有兩郭先生濼竿其中？可是這歌韻輕曼可耳，竟又沒有使人懷疑的餘地。琴聲充塞了耳鼓，有幾位先生運用了輕脆的喉音，不同平凡的歌者，儘張着大嘴，唱出粗澀的調子，的確是十分耐人尋味。如果讓我來形容這歌曲的玄妙，只有『雲歌仙曲』庶幾得其彷彿。直至曲終跋出禮堂，歌聲猶在耳際，所謂『餘音裊裊繞梁三日』恐



本校慶祝大會禮堂之佈置景况

怕不能盡其餘韻。

……大姐姐亦不驕……校友與在校的同學，接着便賽起球來……小妹妹敗而無怨……她們與致勃勃的在風沙裏跑着。大姐姐們手法老練，球來得很穩，但小妹妹們也不示弱，越來越勇，結果還是大姐姐得了勝，但小妹妹們却沒因為敗

而不高興，仍是滿臉笑容的將大姐姐們送走了。

……天公殷勤為祝嘏……飛沙送走了客人，牠自早至晚，好像為傳佳音起風颺……特意來參加這個盛會，將這慶祝的情狀和歌詠，傳波到迢迢萬里的朱校長的耳邊。

慶祝朱前校長壽辰大會紀盛

倩茵

四月一號全校渴望的朱校長壽日終而到了，祇是美中不足，天公不作美，我們沒有請的風哥哥，七妹妹也來參與盛典，但校友與來賓的興緻並未因此減去，來校的仍然不少，一天的盛況也多，茲誌在下面：

(一) 彩牌樓輝煌，恍如辦喜事。

也是我們的裝璜股太能幹，大會計劃了，除了全校紅綠綠的標語，樓內過道禮堂，五彩繽紛的絹絨彩條外，在北樓門外還搭上一架彩牌樓，在垂下的紅綠絛下面走過滿面春風的人們，真是有如辦喜事呢！

(二) 成績展覽室光怪陸離

本日最能吸引來賓及校友的要算手工及圖書展覽室了，這間屋子曾經經手工圖書教員王女士及兩三人費了兩天功夫精心佈置的，一枕，一畫，都置放得異常美術化，色彩的配置異常和諧，四壁是放了圖書，內以初中三關肅坤女士的炭畫“Colbert”為最佳，其餘繡花，補花，穿花之

裝熟，花樣，顏色均各盡其妙，內以初中三孫家金及初中二劉資敏之靠墊為最別緻精美。餘如初小之籐籃，桌椅及絹花均精美異常。校友來賓來此室者絡繹不絕，王女士則衣莊嚴色之長衣，面含微笑，招待殷殷云。

(三) 慶祝會滿堂生春

本日上午十時開慶祝會。參加者除本校同學及校友並有來賓多人，王子文夫人亦如時到會。禮堂內雖容此五六百人，而秩序甚佳。致詞及講演因為都是老校友或熟人，談話中多談諧語調，引得老校友們大笑，滿禮堂生春。如同一家人團聚一般。本校校長致詞頓挫有致，賀大夫講朱前校長事略中文很好。陳寶禾夫人演講條理清楚，曾秀香女士演講異常滑稽。十二時散會。

(四) 幾位惹人注意的人物

今天參與盛會很有幾位惹人注目的人物，第一位是我們一八八三的老校友陳寶禾夫人（即李賽拿女士），她今

年已七十歲了，矮矮的個子，有些胖，但有精神的雙眼，宏朗的聲音，健快的脚步，沒有灰白的頭髮仍恍如五十餘歲的人，她極謙恭，喜歡談笑，因此那天本校記者團的幾位同學都圍着她談話呢！第二位是 木廠的 老板，粗粗的衣服，忠厚的態度，坐在台上也怪自然的，因為他是我們學校大樓的建築者一，因此今天也請到台上來坐。第三位是女界聞人王子文夫人，在報上在我們時常看到她的名字及行動，今天却看見了本人，有許多人輕輕的說：「這就是王子文夫人呢！」其餘如很引起本校同學注意的是幾位女教員了，今天她們個個都是春風滿面的，新燙了頭髮，衣服也格外漂亮了。

(五) 中國式的野餐

在今天本校的茶點股為我們預備了很好的午餐，而且是野餐式的，每人一包，本定於全體在此院聚餐的，因為大風遂改為校友在五號教室聚餐，本校同學仍在飯廳。所以結果本校同學的聚餐沒有什麼新異，祇是坐着吃改為站着吃罷了，（飯廳凳子都搬到北院預備照像了，）而在五號的校友們可不行了，連教職員和校友坐成了一個大圓圈，十六個招待員給她們分着，倒着菜。她們吃着沒事當然會想許多遊藝玩，起初是新校友（一九三五年）請老校友唱老校歌，老校友們很慷慨的唱了，而且唱得很好，繼而是老校友請新校友唱新校歌。新校友畢竟漂亮多，一齊站起來唱了，第一節可唱成五品了，第二節却唱得很好。最引人入勝的是陳寶禾女士的唱讚美詩和曾秀香女士的英文

歌，一個是沉靜莊穆，一個是婉轉悠揚。博得掌聲不少。一餐飯吃了一小時，經校長的催促才去北院照像，有的老校友，因為細嚼緩咽，也許還沒有吃飽呢！

(六) 音樂會及表演

下午二時音樂會開幕，歌詠綜合唱六曲，本校教員常奉之先生獨唱思故鄉，詞調均美，孟氏姊妹合唱兩曲，博得彩聲不少，周素貞女士之大提琴獨奏，靜雅悠揚，最能引得全體精神貫注到台上的的是教員合唱，男女教員各半，祖國春光，和在靜夜裏兩曲，響遏行雲，足為音樂會生色。

音樂會閉幕後表演開場，表演係自治會主辦，演員為高中各班學生。劇為三幕喜劇：「以身作則」，飾徐守清之許綠芬女士演古板的遺老思想，非常逼真，飾張媽的張恩榮女士表情極佳，飾王婆之馬嶺秀女士，表情油滑流利，極合劇中身份。至下午五時許全劇始完。

(七) 本校同學與校友籃球比賽

散會後本校同學與校友在南院操場做籃球比賽，來賓圍觀者極多，校友方面以一九三五年畢業生為多，結果十八比十四，校友勝。

(八) 壓軸子戲

一天累，熱鬧，高興完了，晚上飯廳，給大家吃「壽麵」，一時飯筒叮噠，脚步匆忙，也沒白過這麼一天，還吃一餐壽麵呢！



校聞

(一)全體師生將赴頤和園旅行
 本校自治會定於四月十八日舉行春季旅行。歡迎全體師生參加。目的地開係頤和園。屆時定有一番佳興也。

(二)本校將開音樂會
 本校歌詠隊自四月一日表演後，五月一日尙擬開特大音樂會，以觀摩班級間之高下。各班音樂家，現正在努力練習云。

(三)本校住堂生出入限制仍舊
 本校爲運動員於星期出校參加校外比賽練習事，曾在日前校務執行委員會中，經過數小時之討論。決議，凡代表學校必要參加校外之團體活動，無論何時，可由校長相機處理。至於住堂生安息日仍不得隨便出入云。

(四)成績展覽評判結果
 手工成績經數位評判員評判，每班取三名，於四月十一日在禮堂發獎，名次如下：

初中一年級

- 第一名 徐佩玲
- 第二名 朱文蕙

初中二年級

- 第三名 鄒魯德
- 第一名 劉質敏
- 第二名 王寶瑛
- 第三名 謝秀景

初中三年級

- 第一名 孫家金
- 第二名 任銘玉
- 第三名 封玉平

初小六年級

- 第一名 孫經義
- 第二名 楊珍寶
- 第三名 顧樂

初小五年級

- 第一名 董桂芬
- 第二名 鄭祖意
- 第三名 張秀華



通 訊

鄭校長：

我收到慶祝朱前校友壽辰的請帖，覺得很高興！可是我不知道應當怎樣表示慶祝的意思，也就是沒有一件合適的禮物可以奉贈給她。我想最好的辦法是能本朱前校長造育英才的意旨，將禮金折為獎學金來紀念她。我的力量雖然十分薄弱。但校友中或者也有人已經早有這樣的意思，那樣我們大家聯合起來，未嘗不可以把我們這番慶祝和紀念的意思表現出來，我今天因公務所羈未能到會

，至感抱歉！祈將我的意思轉詢諸校友，如校友會有意捐募紀念

朱前校友獎學金，我極樂意盡我的棉薄，如校友們有人能貢獻時間來管理這件事，自然是十分好，不然的話，可以請

校長代管，今天到會的校友如能當場認捐，另函未到會各校友請自由認捐，手續當較簡便，此層不過附帶提及，切實辦法，自當由到會校友議決辦理，專此敬請

教安

校友高君哲謹上四月一日



啓 事

本校爲開慶祝會致謝各方啓事

敬啓者，本校前於四月一日開慶祝朱前校長壽辰大會，蒙山東齊魯大學慕貞校友會來電道賀，北平校友會一九三五班贈壽畫，橫屏各一幅，昌泰校友會贈壽聯一幅，唐山豐源中學王校長贈壽屏二幅，統此致謝。

北平私立慕貞女子中學校啓

北平私立慕貞女中校友總會啓事

敬啓者：查慕貞校友會北平總會，已假四月一日校友返校機會，開會，選舉會籍香女士爲主席，齊淑平女士爲書記，劉玉梅女士爲會計，並規定校友每人每年應繳會費四角。以每年四月一日爲學校紀念日，校友是日爲返校節。祈各校友注意爲幸。又外埠各地校友，亦希望速行成立校友會，以謀共進，無任祈盼此啓。

北平私立慕貞女子中學校校友總會啓

附校友會議記錄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一日下午一時聚校友會於母校課室樓五號，到會新舊校友約百人，前任會長高鳳山夫人因故未到，故舉會籍香女士爲臨時主席，商討會中一切事宜，前校友會職員已連任七載，新校友多未與會，故此未議決，改選新職員，當選職員如下。

會長會籍香女士
書記齊淑平女士
司庫劉玉梅女士

規定每年四月一日爲校友返校日，並凡在慕校已畢業者，或曾肄業者，均可加入校友會，每班推定一人負責調查其本班同學住址，並擬登報聲請校友賜下地址，職業，以便開會時，便於通知，後由前任書記兼司庫隋立英女士，報告會中帳目，並移交同學會錄於新職員，二時畢會。

編後記

編者

北平慕貞女中學生自治會主編

慕貞半月刊(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每期五分)

第二卷第三期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股：

總編輯 馬金鐘

編輯(論文) 白希俠

編輯(文藝) 周敦淑

編輯(校聞) 翁璇慶

出版股：賀慧貞 任銘玉

發行股：王秉中 李複芝

顧問：黃毅民先生

編輯室裏，靜寂寂的，除了聽到自己的呼吸，和紙筆的摩擦聲，只有偶然的一兩陣風響相伴着。白女士和我，儘低着頭寫稿子；間或的說一兩句話，但不能繼續下去。我倆受着責任的壓迫，和時間的催促，頭暈手顫，也絕不敢稍停一忽。

稿子先時很少，但東撿西求，結果還能說得下去，不至於不能如期出版。可是幾篇稿子，竟似乎千篇一律，除了少數人只以塞責來寫東西，簡直找不出具有新奇材料的文章來。

這次因為老師有事，不能儘來指導，我們編輯只有自己來負起完全責任；出版後，或者便有許多瑕疵，也說不定。但求其沒有第一期那麼多的錯字，也就萬幸了。